

編輯者 政論社
社址：重慶榮國場正街廿六號
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連郵全年一元四角

政論旬刊

第一卷 第廿六期要目

歐洲形勢的影響……陶希聖
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林柏生
智識份子返鄉運動……何思源
中歐問題的經濟觀……龍大均
今後的國際情勢……沈巨塵
中日戰爭的回顧與前瞻……N. Poffler

歐洲形勢的影響

陶希聖

(一) 歐戰如起便怎樣

歐洲的大戰危機，已於九月二十九日過去。回想九月二十九日之前那幾天，歐洲的戰事正到了觸發的關頭。遠在東方的香港上海都表現着大戰將起的現象。當時社會與政治的人士，大家都研究和討論歐戰爆發對於中國的影響，也還有重要人物發出了早熟的樂觀言論。究竟歐洲戰事對於中國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現在雖已過時，仍有一答的必要。也正是因為這個問題是過去了，答案才比較可以自由說將出來。

自去年七八月以來，國人對於歐戰形勢往往估量得太高，有不少的人以為中國抗戰發以後蘇俄就打起來。蘇俄既打了仗，則德國必對俄用兵。於是乎法國打德國，英國打義大利，於是乎德俄敗了，義國敗了，日本也敗了。他們自去年到現在，總把列強看做兒童的玩具，兩邊的陣勢一擺，就可以打個落花流水，他們忘記了列強各自顧慮各自的利益，各自打算各自和平。每一件嚴重的事情發生，要把世界和平打破，列強就是中國看看乙國，乙國看看丙國，丙國看看丁國，丁國搖搖頭而大勢已定。各國都在準備作戰，然而各國都在避免作戰。如果這樣看法，即令德國打了捷克，法國出了大兵，義大利是不是就參戰，蘇俄是不是越過波蘭而作戰，英國是不是即刻全面動兵都是問題。即令歐洲是一個大戰的局面，日本對於歐戰是不是參加，更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的事實是義大利這回取的是調停的態度，並沒有動員。英國海軍動員還是很遲很遲的事。日本一面表示對於德國的同情，一面

表示日本與德國並沒有軍事的約束，以求英法的瞭解。假如歐戰大起，日本的政策是精神援助德國，實際却與英法美乃至蘇俄以外交手以求得他們對日本在華行動的瞭解。總之，列強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並不是兩條陣線一擺，就立刻動起干戈，他們只有乘了機會各向各自的目的邁進。

倘如我們還記得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以後，日本對華獨佔的企圖，就可想見到這回歐戰如果發生，日本仍然是不顧一切而專心對付中國。當然現在有和當時不同的處所。美日政府的態度積極，英法不會隨意拋棄東方的利益於日本之手。但是一時之間，中國必受不少的困難，其程度與性質還要超過現時的處境很遠。

(二) 歐洲和局的影響

現在歐洲戰事已過，這些困難自然不會發生了，但是急轉直下而將出現的局面，是今年四月間就有傳聞的英法德義四國協商。歐洲的安定，本有利於中國，不過四強協商的局面是不是仍然對中國有利呢？早熟的判斷是不易正的。我們只可以拿日本在四月時英義談判時期及英義協定簽字以後的言論界的話作一個推測的根據。

日本對於歐洲的局面，認為最有利的是義大利與英國在地中海上的衝突。日本自侵我以來，為什麼對國聯對九國公約會議，以及對英國，強硬非常呢？他所恃的就是地中海上的風雲。只要地中海上風雲險惡，英國的海軍力量就不能安穩到太平洋。這時候，英美的聯合或平行動作，就不易實現。四

月十六日英義協定成立。五月以後日本的反英政策就改為字坦的和英政策。

日本由德國得到的只不過是精神的呼籲。德國雖然可以牽制蘇俄對日本的行動，然而日本打的是中國，並不是蘇俄。假如德國在東南歐的活動不至於引起戰爭，則德國並沒有牽制英國在東方行動的地位，假如德國掀起了歐洲大戰，那末日本的政策剛才已經說過了。所以日本由德國得到的助力，遠不及義大利那樣切實。并且德國爲了牽制蘇俄固然要和日本呼應，可是德國對於日本打中國，自始就不贊成。德國決不肯放棄他在中國的經濟市場。德國也不願日本借反俄而實際把力量來打中國。八月的日本言論界竟有一種論調，很明白的指出歐洲如果安定，不獨英法美要聯合干涉中日問題，就是德國也會參加英法美的方面而共同對日本加以干涉。這種論調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至於英國，在中國有些人罵他的現實主義外交是妥協外交，但是日本對英國的現實主義外交并不是歡迎的。日本人認爲張伯倫也好，艾登也好，都不肯放棄英國在中國一百年的經營與四十萬萬的投資。日本固然想利用英國的妥協性來解決一些小的問題，日本仍然畏忌英國在太平洋上與美國合作的進步。

歐洲安定是日本不喜歡的。日本對於四強協定也不喜歡。由蘇俄看來，英法德義的妥協有使蘇俄孤立的效用，所以左派認爲這是英法對德義投降。但自日本看來，這是德義對英法的妥協，其效用是減少日本在歐洲的策應。日本喜歡歐洲局面的安定，決不喜歡歐洲局面安定。

(三)中國會走捷克的路麼？

最容易聯想到的是英法德義妥協，既把捷克的小民族區域斷送，也會把中國的某一部分斷送與日本取得和平。但是這個推論是太機械了，我且舉出中國與捷克不同的幾點來。

第一，英國在捷克沒有很多的經濟利益。捷克保全領土於英國沒有大利，反之，如因此而戰，便要捲英國入戰爭的漩渦，當然是有大害。至於英國如使中國向日本屈服，即是英國拋棄他在長江及長江以南的全部經濟利益。反之，中國打了十五個月，並沒有牽引英國參戰。

第二，英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即不顧及蘇俄也要與美國合作。美國的態度較強，則英國便不會輕易與日本妥協。

第三，中國獨立自主的決定，可以使英法美各國不致於輕易與日本妥協。同時日本獨佔中國的企圖，如不拋棄，則各國即欲妥協也不可能。

這樣看來，歐洲戰雲的過去，是於中國有利的了。這個國際環境雖不能幫助中國收回朝鮮台灣，然而日本想獨佔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十月五日)

本刊第廿五期要目

中國近代化的歷史教訓	蔣廷黻
德捷紛爭的由來	陳鏡浩
怎樣使蘇聯助我	沈巨塵
四強會議後的國際情勢	何廷全
美國與日本	張顯之
意德領域的抗戰建國	王宜昌
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教訓	薩帥炯
蘇俄與德國之貿易	陳廣湘

今後的國際情勢

沈巨塵

四強會議鬆弛了緊張的歐洲局面，延緩了大戰的爆發，歐洲仍保持住和局，這個和局要有相當長的期間，因爲各國沒有充分的力量足以發動戰爭，國際間也沒有非訴諸戰爭，而不能解決的問題。在和局下各國都忙於準備，準備時間愈長，未來戰爭愈兇。準備期間，彼此勾心鬥角，爭拉與國，各備陣勢，就是今後國際情勢的洋洋大觀。

不管有些人說慕尼黑協定，只是建立了和平的基礎，尚有締結更廣泛協定的可能，以鞏固歐洲和平。以現在看，更廣泛協定的締結恐不可能，各國彼此間相互的鬥爭要愈演愈烈終至訴之一戰。在近期間，德國是備多力分，一方面要對抗英法，甚至提防意國，一方面要充實軍力，廣結與國，當然沒有東向而進攻蘇聯的可能。蘇聯雖然受了一時的冷遇，四部邊境總可一時相安。德國得了捷克的蘇台區，只是擴有了向東南歐發展的地點，未來的發展，尚須它繼續努力。德國努力的方向即是擴張整個捷克，以已佔據的中歐據點，沿多瑙河向巴爾幹發展。證以德國吞併蘇台區後不久，德國經濟部長芬克即訪問土耳其，談定德土借款，由德國貸予土耳其一萬五千萬馬克作爲土耳其復興實業及建築軍事工程之用，芬克并由土國歷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談商與德國的商務關係。希特勒在中歐得志後，無疑的要向巴爾幹半島伸展勢力，重溫德皇時代三皇政策的舊夢。英法早料及此，故在希特勒併奧後即派巴本使土時，英國即與土耳其開始談商，六月

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

林柏生

——對國際現局應有的認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什麼時候爆發呢？如果爆發，對於目前中國抗日民族獨立戰爭的影響又怎樣呢？有的說大戰即將爆發，有的說還有相當時期底延宕，有的說對我有利，有的說對我不利，衆議紛紛。莫衷一是，概括言之，國際問題的論客，每有兩種不良的傾向的，或者泥於現實，陷入悲觀，或者囿於幻覺，過份樂觀，這於我們抗戰前途的認識，影響甚大，不可不辯。

要對於國際現局得到正確的分析與觀察，最要能守科學的態度，而科學的態度，又是要能把主觀的願望和客觀的體認分得清楚，這不獨對於目前的國際現局爲然，凡是對一切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的現象，都應該如此。

我們是社會人類之一員，對於現在，對於將來，當然有切身的願望，而願望之實現與否，怎樣纔能逐步求其實現，則不但視乎主觀的努力，並且繫於客觀的條件。

主觀的願望，和客觀的體認，其間一定有若干的角度差，有時候，這種角度差甚至成爲直角，彼此剛剛相反，那便是大革命的時候，革命以後，差別的角度相當減小了，可是，客觀的條件絕不會立刻把主觀的願望全部兌現，所以還得一步一步的改造，一步一步的前進，惟其如此，人類對於現在對於將來，纔有不斷的努力，惟其如此，人類歷史纔成爲一部活動的進取的歷史。

主觀的願望確定我們整個努力的方向，客觀的

體認則指示我們每個階段努力中的偏見和斜度。

我們不能只抱着主觀的願望便忽視了客觀的體認，這樣會把幻覺看做願望，把願望看做事實，狂躁的一無所成，怯懦的反致頹喪。

我們也不能因客觀的體認而絕了主觀的願望，這樣，將成爲環境的奴隸，在現實圈裏翻來覆去，終無是處，意志因而消失，行動從之乖戾，悲觀的流於放任，頑固的便開倒車。

這都是應該矯正的，我們必須在主觀上抱着堅定不移的願望，我們必須在客觀上力求深切明確的認識。

我們對於戰雲彌漫的國際現狀，有一個最迫切的願望，那便是發揮和平的力量，制裁侵略的戰禍。

這個願望，能否實現呢？怎樣纔能够使之實現呢？要看我們主觀上的努力，更要看客觀上演變的趨勢。

先看歐洲：

歐洲的動亂，并非偶然，那裏正醞釀着第二次殖民地再分割的大戰，這些年來接二連三的紛擾，都不過是第二次大戰的前奏。捷克事件經過了最近英法之斡旋，雖有急轉直下之勢，然因此便說捷克問題可以徹底解決，固然言之過早，因此便說二次大戰可以從茲避免，尤屬不經之談。今日之捷克已成中歐問題之中心，由捷克問題牽涉到整個多腦河流域，由多腦河流域，便牽涉到小協商問題和巴

初英土簽定借款合同，由英國貸予土國一千六百萬鎊，作爲土耳其擴充軍備之用。英國并與羅馬尼亞該商定立類似英土之協定。是國於七月初曾與土耳其簽定友好條約，規定兩國互不簽定任何足以防害對方之政治經濟協定。論及英法此種活動，正爲預防德國侵入巴爾幹半島之先聲。德國也決不肯放棄巴爾幹半島這塊肥肉，由此一點可以想見列強本來在巴爾幹半島之鬥爭情況。中歐的匈牙利不僅是英法與德國爭奪之目標，還是德義衝突的源泉，德義關係的最後破裂恐就在這一點上。

瓜分捷克的悲劇中，我們看見有德義互推互賀的喜劇，這個喜劇也是悲劇的開始。莫索里尼的西班牙問題弄得騎虎不下，不肯忍痛割愛，拉濟希也動來抬高身價，希特勒對莫索里尼也須要他來唱這個雙簧。可是表面上的歡笑敵不過骨子裏的衝突。德國併奧，逼得莫索里尼發發和英，德國又吞下五分之一的捷克，又要血梅莫索里尼和法國接近，法國對意的情形也是如此。德國的人口平時達六千餘萬，已超過法國或意國，現在又增加一千萬人口，在歐洲各國的比重上已失掉平衡。法國害怕，義國不安，利害相同的兩國容易接近，法義關係一定急轉直下的好轉。只要法國肯讓就意國，西班牙國民軍的勝利就可安然到手，那時莫索里尼還用希特勒？據最近通訊法國要英承認意大利帝國，意大利正準備實行撤退兵一萬名，并且美國待意撤兵後即要實行英意協定。這都是可能而且必然的事實。這可能並不是慕尼黑四強會議增植下的，原是希特勒吞併蘇台區逼成的。希特勒吞併奧國，已減弱德意軸心的堅固性，又促成英意協定。今又併吞蘇台區更使德意軸心動搖，逼成法意和

關於協商問題，更進而牽涉到地中海問題，西班牙問題，東亞呢，有德意對蘇俄的矛盾，西面呢，有德意對英法的矛盾，南面呢，還隱藏着德意相互間潛勢的矛盾，在這錯綜複雜底矛盾的連鎖之下，捷克便成了歐洲列強衝突的焦點，也就是第二次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焦點。此次事件，張伯倫所以挺身而起，擔任折衝，對德退讓，並不是因為蘇台登一個小小地方，而是因為這個問題很容易掀起關係全歐安危之軒然大波。因為希特拉整個企圖還有比蘇台登問題更嚴重更棘手之所在，與其因循誤事，愈形擴大，不如壯士斷腕，用快刀，斬亂麻，先把蘇台登問題忍痛解決，將其他問題，化整為零，往後一推，徐圖應付。然而英法之斡旋，也只能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便不得不拿出武力來相周旋，所以捷克事件一度和緩之後，又一度緊張，張弛不定。由此便可以知道，蘇台登問題即使暫告一個段落，捷克的根本問題還是懸而未決，希特勒初步條件正將成功，擴大條件隨即提出，而波蘭之要求匈牙利之要求又相繼而至，往後因捷克中立問題牽連而起的事件將更加嚴重，更加棘手，質而言之，此次捷克問題之調處，無論其方式如何，結果如何，不但不能使中歐局勢得到安定，反而把英法德意各國逼到更直接更緊張的正面衝突。這就是說，大戰縱可避過一時，而大戰的危機却在愈迫愈緊，除非能够發揮偉大的和平力量，確立健全的集體安全制度，使此一二年內歐洲局勢不會得到一刻暇逸的。

然則英法蘇俄爲什麼不聯合行動，痛痛快快的拿出武力，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了百了呢？這也不是偶然的。英國積軍還待一九四〇年纔能全部完成，不能無所適從，不用說了，主要的還有三個原因，一來德國的準備，還未充分，作戰的對象，還未決定，它的右手要對着蘇俄，左手要對着英法，口裏還要招呼意大利，使她受拘束得很不自如。在未取得意大利確實的支持以前，她不利於貿然打仗，她更不利於和英法，蘇俄，同時開火，她只望從這兩個之間，選擇一個正面的敵手。她之於捷克，與其說是爲了蘇台登小小一塊地，毋寧說是爲了爭奪中歐的領導權，與其說是爲了掀起二次大戰，毋寧說是爲了準備二次大戰。前此進兵萊茵，合併奧國，德國的軍部派從軍事的立場，度德量力，很爲擔心，希特勒却從政治的立場，認定不足以引起大戰，遂悍然爲之。今次呢。軍部派從軍事的立場，以爲毛羽已豐，很有幾星期內攻下捷克之把握，力主急進，而希特勒却從政治的立場，深恐一旦引起大戰，勢必難於招架，反而力主審慎，這纔給予張伯倫以奔走斡旋的機緣。所以德國的預定步驟，只求以捷克事件取得中歐之領導權，加激地對二次大戰做一番準備工夫，却不願把二次大戰和捷克事件連在一起。二來爲應付德國對於作戰對象之選擇，英法蘇俄，各有打算，都在移轉目標，英法希望德國看中蘇俄，把戰事推向東方，蘇俄希望德國看中英法，把戰事移往西方。去年秋間哈里斯之訪德，及四強會議之談話，西亂不干涉委員會之開議，已有擴張蘇俄之勢。蘇俄對於近年來向歐洲方面之進出，亦漸有退縮之感，他們的意向早已透露，此次捷克事件發生之後，表現得更爲明顯。其始，法國對捷，不肯輕於履行協定，英國對德，極力斡旋，並且連同法國對德高壓。其後因德國苛求不已，英法忽趨強硬，轉而抑德，然交涉的一線希望，

好，英意更加接近。假使希特勒再染指匈牙利，羅馬尼亞，德意軸心就要由動搖而解體，希羅兩氏要由互轉變成對罵了。希特勒再往南下，那就是英法與德國衝突的時候。

捷克問題如此解決，法國十餘年來經營的衛星網從此付諸流水。法國聯合與國的外交還須從新再來過，由此可以窺知英法合作固然要繼續存在，法蘇互助仍是堅強如昔。儘管莫斯科責罵法國不對，可是法國需要蘇聯，蘇聯對德需要法國，蘇聯拉英也需要法國，所以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演說，蘇聯有權停止担負蘇捷協定所担負的義務，可是他不敢聲明法蘇協定也不復存在。蘇聯在歐洲沒有獨立自主的力量，法國的作爲儘管不滿足蘇聯的理想，蘇聯在事實上仍須跟着法國走的。

緊張的歐局如此收場，是英國的目的，是張伯倫的理想。未來英國的外交仍舊是一面準備實力，一面妥協言和。歐洲局面緩和，對遠東是有利的，即令歐洲是戰局，稍緩長久的戰局也與中國不無利益。在歐洲和局下中國目前可以免受日本趁火打劫的慘禍。固然張伯倫不能爲捷克而向德開火，當然也不會爲中國問題，引起英日戰爭。可是歐局緩和，英法所受的牽扯減少，可以多向遠東用力。英國能拿出相等的力量與美國共謀解決遠東問題，美國的態度有更變爲積極的可能，英美合作可有進一步的表現。只要英法在太平洋的合作完成，國聯所通過個別實行十六條制裁條款的決議，可由英美的合作變爲集體行動。在這裏需要我們多加運用與促進。至於有人想到歐局緩和後的英國外交走到遠東，中國不免要作捷克第二，這是過慮。要知道中國自身，中國處境均不同於捷克，我們的敵人更不是未經戰爭的德國。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字相辭賦後的日本外交恐怕受慕尼黑一議的鼓勵要以反英促成英日的妥協。果然如此日本不免要在華南一帶滋生事端。

十月十二日。

迄未斷絕。可見這種強硬之表示，外交的作用，比軍事的作用，成份較多。一軟一硬，威惠兼施，無非是希望大戰的火焰，可以掩熄；不然也使之局部化，再不然也求其向東燃燒。至於英法所提方案，內閣會議，七國保證捷克新領土完整，以及在國際委員會監督下，德捷直接交涉割地問題，隻字不及蘇俄，一種防俄的心事，隱約可見。八月間，路特美爾致斯志特函中，指出英國及其屬地不會為「莫斯科所屬捷克政府」而流血，雖然辭氣過甚，却可以代表保守黨之一般心理。大抵希特勒強迫伯倫之談判，此種無形的默契，不能謂非其中之一大關鍵。蘇俄呢，在這類漸見孤立的情勢之下，一方面對德之侵捷，默然寡言，一方面對捷之抗德，表示不能單獨赴援，只可量力幫助。近日英法態度轉趨強硬，李維諾夫始聲明謂英法既允助捷，俟捷克受侵略，蘇聯亦當援助，英法軟，跟着軟，英法硬，跟着硬，一若惟英法之馬首是瞻，也無非是希望大戰的火種不要單獨燒到自己身上。所以英法既不願意把二次大戰和捷克事件連在一起，蘇俄更不願意獨當戰事之衝。三來世界經濟恐慌尚在加劇，近頃雖略有好轉之徵兆，然據國聯所發表關於世界經濟之修正報告，並不能如上次恐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呈現好轉徵兆時抱同樣之樂觀。政治的紛擾，戰爭的危機，實足以使恐慌的深度，日益加甚而瀕於絕境。目前法國財政經濟危機最為窘迫，經濟學者已有法國金融崩潰即為全世界經濟崩潰之旨，過論戰爭。英國不能不積極援助法國的財政，維持法國的現狀，甚至美財長也不能不有巴黎之行，都是為此。德意是所謂「不滿足」的國家，她們所受經濟窘迫的威脅，比較英法，已是苦甚，一旦戰起，

更不免苦上添苦。戰爭的結果，得到什麼，尚未可知，而戰事上所吃的苦，已够得捱了。意大利拿了阿比西尼亞，至今不能積極開發，正如日本拿了滿洲，平添許多擔負一樣。就算德國用了武力，拿了一大塊戰地焦土，沒有本錢，又怎麼辦？只有蘇俄，她的經濟體系，對於整個世界經濟體系，隔得遠些，到處烽火，只有消耗他人的力量，於她自己沒有多大的影響。但說到打仗，要為捷克而單獨犧牲，恐怕還是現有的經濟力量所不容易支持的。由以上所說。歐洲列強苟一計較利害，權衡輕重，則對於發動戰爭，不能不極度審慎，故此，捷克事件與二次大戰，其間當尚有若干距離，在英法努力維持現狀避免戰禍之下，即使德俄兩方，硬話儘可說說，而行動上也不能無所猶豫，至於捷克，在忍痛表示接受英法方案之餘，忽又轉趨強硬，態度依然強弛不定，俄國之推動是一個原因，英法排演雙簧，以此來做講價還價的聲援，又是一個原因，捷克為鞏固其割裂後之領土主權，尤不能不這樣做法。綜觀最近事態演變，希（特勒）張（伯倫）二次會晤，希氏出示地圖，擴大條件，並代波（蘭）匈（牙利）有所要求，談判復歸破裂。捷克進兵蘇（台登）區，德國躍武揚威，英法調兵遣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同盟援捷，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然細察內幕，則希氏演講，既未全關和平之門，復申述其最後要求本為前次英法所已同意捷克所已接受者，此外更無領土野心，捷克能依此接受，進而合理的解決其他少數民族（指羅，匈，）問題，可保無他云云，言外之意，可以窺見。其二十五晚所發表之哀的美教書，定十月一日為限，要捷克移交割地，詞甚強硬，但這種要求已即為捷克

拒絕。而由二十五晚至十月一日，相去五日，德國不限捷克於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答覆，而予以五日之期限，既經拒絕，猶須有所待然後動兵，可見尚留有迴旋之餘地。英法之所以勸告捷克割地，捷克之所以接受英法勸告，無非是忍痛避免戰禍，使割地一事和平行之。且使捷克能從容重整其割地之國防，得以確保中立，固守主權。而德國必欲立刻移交，捷兵捷民突退，德兵德民突進，使捷克無復重整國防之可能，於其今日之安全，威脅甚大，此非捷克之所能受，亦非英法之所能忍。於此又可見目前彼此之爭，在割地問題之本身者小，在割地移交之手續者大，在於目前者小，在於今後者大。英法可容德國以和平方式取得其要求，而不能任其流血以奪取之，英法可容德國以和平方式取得捷克之一部，再以和平方式保證捷克之中立，爾不能任德國大兵圍境，以危害捷克之中立。所以不能不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與捷克同持強硬之態度，希望德國懸崖勒馬，不敢輕動。現在的捷克已是鯨口中一條大頭魚，德國取了蘇區，等於在頭部三而咬了幾塊肉，若是波匈再各取一部，又等於在腰部左右各咬一口。這樣便成了一隻沒有翅膀的鯨魚了。京城放在頭部眼睛突出處，對着鯨口，轉側可危。項間腰間小得只有一條鐵釘可通，兩血夾住，動彈不得，這樣，直是等候腰斬，還有什麼中立之可言。英法對於波匈之要求，不肯如蘇區之易於答允，亦即以此。張伯倫為對外不示弱對內求團結起見，在國會召開之前，亦應有此一着。以前之奔走轉輾，可以補和平派之意，這番之表示強硬，可以平黨烈派之氣，及既取得全國會信任，有力持之後，則和固可，戰亦無不可。而且張伯倫兩次會晤希特勒

隱忍斡旋，可謂仁至義盡。即不幸以兵戎相見，負其責亦將在德而不在于英。希特勒得寸進尺，正未有已，非作有力之威脅，不足以止之。苟求妥協，則不但不足以遏止戰禍，反足以觸其氣，終至捲入漩渦而迫而戰。所以張伯倫於德和平最後一線的努力之中，一面在軍事上為緊急之調遣，以示決戰之心，一面對意大利及中歐小國積極工作，以分德國之勢。南斯拉夫本與英法意均有關係，近亦與羅馬尼亞根據小協約作援捷之表示，殊堪注意。美總統羅斯福之呼籲和平，更是赫爾對外政策，支持英法不任捷克橫被征滅之有力的表示，尤足以壯張伯倫之氣。在德國則目觀形勢轉惡，因得克一地之爭，而與列強為敵，勝負之勢，殊無把握。意大利向來在戰爭中為一最不確定因素，能否同盟到底，尤為可慮。希特勒苟能計較及此，自不能不適可而止。十月一日之期限，實或有展期之可能，如此，則談判之途尚開。即不然，期限已過，德國貿然進兵，則大戰爆發，固可立待。然尚有一個可能，即德國或將明示其用兵確以局部為限，以安英法之心，實際上亦進兵佔領蘇區為止，并一面着手談判，如一月一日德國進兵而英法未即發動則猶有轉圜之可能，若然則戰爭尚可局部化。目前英法最急之圖即為限止德國十月一日，冒失動武，其次為取得希特勒之保證，使之局部化，若此亦不可能，則只有出之一戰而已。然最後一戰之決心，則欲阻止德國之自動固不可能，即求其局部化，亦不可能，日來英國之汲汲備戰，所以預防萬一，亦所以高壓德國。羅斯福二次致羅希特勒，指出此次事件可由和平解決，不宜出以戰爭使人類陷於萬劫不復之日。美國對歐，雖無政治瓜葛，不能對當前之交涉，有所措

措，但既與鄰邦，同處斯世，而為其一部之一，則責任所在，不容坐視云云，并提議召集國桌會議，共商解決，詞嚴義正，希氏恐亦不能漠然置之。果於在廿七日局勢極形緊張之際，希特勒突有四強會議之請，張(伯倫)連(拉第)希(特拉)墨(索里尼)已先後赴慕尼黑。舉行談判，和平之門尚開，危急之局轉緩。總之，照常理判斷，大部之條件，尚未成熟，如上所述。大戰之危機，愈迫愈近，又如上所說。戰爭之起，往往固有非常理所能揣測者，然英法既有極力避免戰事之內心，美國又有亟求和平解決之表示，則和平之努力或可壓服好戰之心理，非至最後一瞬，尚不能謂已絕望。論者每謂張伯倫之苟求安定，終不能不重蹈前次大戰之覆轍，於忍辱之中，陷入戰爭之泥淖，實非上策。殊不知今日之不得不避戰，實逼處此，他日之不得不應戰，亦勢所使然。今日之避戰，正是備戰的一種手段。目前所做到的，不過在極危急的關頭，避免戰端。今後的問題將更為嚴重更棘手。已如上述，然則英法又將怎樣呢？我個人的觀察，解除法蘇法捷蘇捷三個協定，另求安定中歐的基點，是一個必然的步驟。盡可能的在歐洲方面分難德意，在遠東方面孤立日本，又是一個必要的步驟。調整多腦河流域的經濟，一方面給予德意以若干的滿足，一方面緊握中歐經濟體系之支配，更是一個主要的步驟。第一點當尚有若干波折，但勢力之所趨，其可能性甚大。第二點非可強致，而不能不努力為之，亦無疑義。第三點不惟必要，且多困難，將成爲此後英法對德妥協與衝突的核心。現在英法一面斡旋和平，一面準備流血，正所謂雙管齊下。可

是英法當局所深深知道的。本來近年德國勢力之侵入中歐經濟體系，日形擴展，早就以壓迫捷克爲其對象，例如(一)德國對捷克之貿易，漸見減縮，由德國輸捷，從百分之十九減至百分之十五，由捷輸德，從百分之二十五減至百分之十四。(二)德國對其他中歐國家之貿易反形增加，由德奧輸匈，從百分之三十三增至百分之四十五，由匈輸德奧，則仍在百分之四十一二之間。由德奧輸匈，從百分之三十三，增至百分之四十三，由南輸德奧，從百分之二十四，增至百分之三十五。由德奧輸保，從百分之三十增至百分之五十八，由保輸德奧，從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四十七。只有羅馬尼亞一國，由德奧輸羅從百分之三十七，增至百分之三十八，而由羅輸德奧則從百分之三十七減至百分之二十以上，尙爲一九二七年對一九二九年之比較，一九二八年德奧合併後當更不止此。(三)德波訂立商約，兩年爲期，所有以前由波輸捷轉售於奧之煤，悉轉輸德，改途運奧。其他波奧間之商業往來，亦復如此，使捷克擬貫中歐之鐵路，變成廢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德國的企圖，要抓住中歐整個經濟網，把捷克困得水洩不通。捷克情同封鎖，於無可奈何之中，只有靠英法，希向西方找得一條經濟的出路。英法也看透中歐這種危機，所以不斷的向中歐方面做着經濟的工作。這種工作，不只是救捷克，且是對付德國，救捷自己，土耳其之借款，任錫曼之使捷，以及英德商務談判，也都是做着這種工作，如今已因捷克事件之突呈緊張而中斷了，但今後將成爲英法應付中歐問題之骨幹，則可斷言。

二次大戰既然是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在戰爭

中及戰爭後，受壓迫的是弱小民族，被分割的也是弱小民族。尤其是在弱小民族力量還未充實無以自求獨立之前，危險更甚，弱小民族要在殖民地再分割戰爭中尋求出路，結果會適得其反，所以這種戰爭之爆發，并且是予弱小民族害多利小的。捷克介於英法德俄強國之間，旁邊又環繞着幾個小國，全是不確定的因素。德國以捷克為領導中歐之樞紐，不得不取。俄國以捷克為隔離德國之國防第一屏障，不得不守。意國以波匈接壤捷克，不得不乘時而動。法國以捷克為退阻德國勢力過度膨脹的障礙，不得不緊緊關着。英國以捷克為對多瑙河流域對近東經濟進出之驛站，不得不牢牢保着。其他波，匈，羅，南，保，諸小邦，平時則把捷克看做列強均勢的緩衝點，減少與列強的直接磨擦，覺得可憂，戰時則把捷克看做列強衝突的導火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覺得討厭，他們不得不善觀風色，各找出路，這就造成捷克四面最不利之境遇。平時捷克既賴列強的均勢以生存，戰時將因列強的衝突而犧牲，如果捷克事件和二次大戰連在一起，如果捷克反侵略求獨立底鬥爭的本質被二次殖民地再分割大戰的火燄掩沒了，那將是捷克最不幸的厄運。我們對於捷克之橫被侵略，應該予以萬二分的同情。可是，捷克本身的打算，和在堅守反侵略求獨立的立場，絕不利於埋沒了這個本質，拿自己的國脈來做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犧牲品。捷克當局於萬分忍痛退讓之下，力求加強國內團結，艱苦拮据，大概也是看到這點。

再看遠東：

此次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型反侵略的民族獨立

戰爭，而殖民地之爭奪不過其附屬的性質，這是和因捷克事件而引起之歐洲大戰之主要的差別點。這戰爭是以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的抵抗力為其主力，而中國所能運用以援助自己牽制敵人的國防力量則其副力。全面戰爭的爆發，雖僅一年有餘，實則是數十年來民族鬥爭的結晶。日本看到中國國家民族的抵抗力，日益加強，又看到歐局的動亂，有機可乘，所以在這個時候，急激的厲行全面的侵略。我們也不能不在這個時候，集中力量，對準日本，發動全面的抗戰。戰端既開，本來有兩個可能。其一是各國共同作戰。也就是說，不但中國為求生存而抗戰，列強也為保護其利益而助戰。這樣因中日戰爭而引起之太平洋大戰，自然帶有殖民地爭奪戰的性質。我們要爭取民族的生存獨立，不致成為殖民地爭奪戰的犧牲品，則我們必須使這場戰爭以中國民族反侵略求獨立的性質為主，以殖民地爭奪之性質為副。而欲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堅守民族獨立鬥爭的立場。戰爭未發生以前，要積極加強國家民族的抵抗力，戰事既發生以後，更要不斷加強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其二是中國單獨作戰，這樣，更依賴自己國家民族的抵抗力，不用說了。不過日本是侵略者，我們是被侵略者，我們以前不能懸着一個念頭，準備到什麼時候才打，現在更不能懸着一個念頭，打到什麼時候才完。未打之前，只有儘所有的機會，努力準備。既打之後，只有儘所有的力量，完全用盡。不打則已，一打就要一直打到底。打出一個結果來，一不要失了民族獨立鬥爭的立場，把光榮的抗戰看做殖民地再分割的世界大戰的一部份，這樣，我們將得到捷克被犧牲的命運。二不要存心倚賴，把大好河山送給國際勢力做戰場，這樣：

我們將得到西班牙四分五裂的命運。三不要洩散了持久抗戰的精神，分裂了團結禦侮的力量，鬆懈了廣求與牽制敵人的勢力。這樣，我們將一無所得，得到的只是阿比西尼亞亡國的命運。

願隨有人說道，「大戰爆發，對於我國，很為有利」，我以為這只是一種無聊的幻覺，我們首先要分別這所謂大戰，是因中日戰爭而引起之太平洋大戰呢？還是因捷克事件而引起之歐洲大戰呢？如其為太平洋大戰，我們抗戰，他人助戰，自然於動甚利，但事實上已證明其不然。英國備多力分，應付歐局已若是棘手，決不會以武力干涉遠東，事至明顯。美國關心遠東，自甚甚切，但其不願以戰爭結束戰爭，則為美國人民心理之所向。將來美國不得不對遠東為最後之表示，亦只能望其干涉外交的經濟的壓力，逾此非可妄求。蘇俄呢？於理於勢，都是應該幫助中國共同作戰的了，可是張鼓峯事件，終歸妥協。他早已表示過，歐洲局面有所牽制，遠東行動，不願獨立。這樣看來，其與我共同對日作戰的可能也是微弱的。至於因捷克事件而引起之歐戰，則形勢更為顯然。陣線論者，每謂德捷戰端一啓，俄必根據蘇捷協定而援捷攻德，法必根據法捷協定法蘇協定而聯俄援捷，英必根據英法軍事同盟而助法攻德，意必根據法共協定而助德攻俄，那便儼然形成所謂和平陣線對侵略陣線的戰爭，把這兩條陣線延長到遠東，日必根據日德意協定在大陸和俄國打起來，在海洋和英國打起來。太平洋戰端一啓，連美國也不能坐視了。這話似乎言之成理，其實對於英法蘇俄的行動及歐戰之爆發，估計已是錯誤，其推論至於遠東，尤屬臆測之辭。英國之傳統政策，向來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萬一與

打仗，也必多求與助，少結冤家，孤立唯一敵人，中立游離份子，總求打算了一個再及第二個，總無多放火頭之理。歐戰爆發，她對於日本，妥協之可能實較決裂之可能，要大得多。他和法國在遠東的權益，會交給美，由其看管，利用美國之中立，正所以防止日本之自動。迫之妥協，美國自己不願打仗，更不會看管英國。權益而打起仗來。蘇俄則歐戰未發，已說在兩方感受威脅，在東方不能對日出兵，蘇道歐戰爆發，反會和日本決裂，弄得首尾不能兼顧嗎？只有日本，在這時候，大有趁火打劫為所欲為的機會。她一定先做一番精密的打算，先吞中國，再圖其他呢？這是同時動手呢？她會這樣子想：同時動手，打得勝自是最好，不過海戰要對抗英美陸戰要對抗中俄，為要侵略一個國家却和四個國家打起仗來，兵法上沒有這樣的戰略；而且冬令將屆，西伯利亞非用兵之時，對俄只能採取防禦攻勢；太平洋海戰無論那一個國家，單靠現在的海軍力量，也只利守，不利攻。她最多能佔奪了南太平洋的幾個島。先海南後香港，替德意做做喇喇除，此外不能再進，就算歐洲大戰消耗英法的實力，她大有可乘之機，也至少要等到英法的實力相當消耗之後，纔一擊而破之。所以歐戰之初，她很可以能的貌為中立，集中一切武力，加緊對中國用兵。攻佔武漢，向西進兵，打斷西北之聯絡，同時即所以威脅蘇俄。奪取海南，樹立根據，封鎖西南的海道，亦即所以威脅英法。中國拿到，本錢就大了，將來再和英法俄較量短長，尚未為晚。數十年來，日本軍略家對於北進歐戰對俄國，南進海戰對英美，爭論不已，而結果却是西進，會併吞中國來做日後北進南進的第一步的基石，其原因即在於

此。她乘歐局机控不安的當兒，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的戰爭，而多方求得對俄對英對美外交之調整，其原因亦在於此。歐戰果起，正是她加緊侵略中國的無上之會，她決不會變計他圖。她和德意，雖有一紙防共協定，但她是防共協定中的最不可靠之一環，連德意也深深知道。希特勒歷次演說，只說是德意情投意合，生死與共，並無隻字提到日本。墨索里尼的外交秘密文件，更明說日本不可靠。實則意之於德，在外交上做得盟友，合夥分贖，在戰爭中能否做個徹頭徹尾的幫手，替人流血，已是疑問。日本之於德意，更是同床異夢。此時日本正是奇貨可居，還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提高對英法美俄談判的身價。所以歐戰如果發生，太平洋大戰決不易隨之而起，不但我們得不到各國共同對日的希望，而且日本更有集中對我之可能，其結果祇有加深對我的侵略而已。

歐戰有相當時間延宕，而終不可免，太平洋大戰不會引起，中日戰爭將怎樣呢？我們又應該怎樣應付呢？

此去大戰期間，既只有若干時間的距離，則跟着捷克事件之後，以至大戰爆發之前，國際外交必有一度急激的活動。這種外交活動將不只限於歐洲，而是歐洲遠東，同時並重，至於內容則兩方面的作用，各有不同。歐洲方面在於延宕戰爭，準備戰爭。遠東方面則在結束戰爭，至少使戰爭的範圍不再擴大。有人說道，歐洲各國為延宕戰爭，準備戰爭，已經忙個不了，那還有時候顧及遠東呢？這種觀察，似是實非。正惟因為歐戰無論如何要延宕終不可免，正惟因為要加緊準備即將來臨的戰爭，而不能不加緊結成對抗敵人的同盟力量，便不能不加

緊折敵人的夥伴，便不能不加緊應付在擴大中之中日戰爭，使之不能和歐戰在一起，增加將來作戰上之困難。所以這時候，實有努力解決遠東問題了結中日戰爭之必要。英法一定看到這一點，美國為避免受歐戰之牽累，也一定以安定遠東為急務，使他在歐戰爆發時，較容易保持中立，不致同受兩方面戰亂之影響而忙脚亂。蘇俄呢？以中國人的血，消滅日本的力，固其所願，但他既不能共同作戰，出之以武力干涉，也只能在列強外交活動之中，盡量取得其發言的地位。還有一點，英國為求安定遠東，或不免對日走妥協的路。但這妥協，有一種客觀的限制，一因過份的妥協，犧牲中國，等於犧牲自己，固然不利，二因過份的妥協，重溫舊好，等於出賣美國，也不可能。美國為把握今後遠東的領導權，此時更有遏止英日過份妥協，挺身而起，担負解決遠東問題之必要。還有一點，安定遠東，必須重建遠東的均勢，而遠東均勢之所以易於衝破，國富兵強之日本橫行侵略，是一個原因。土廣民衆之中國，久處積弱，又是一個原因。要重建遠東的新均勢，則不但要遏止日本的侵略暴行，更須要扶助中國的生存獨立，必要中國能於獨立生存之中以有力者的資格參預遠東的國際政治，遠東的均勢才得而確保。所以列強安定遠東之步驟，無論其對日妥協或對日施以壓力，都有一個限度，即不能讓中國全敗，日本全勝，中國犧牲，日本獨霸，這自然是一種可能的和必要的願望。不能說是必然的和確定的現實。求其實現，一方面要看列強的制約能否有效，以有效的制裁，使日本雖然悔悟。一方面尤其要看中國的抗戰能否持久，由持久的抗戰而取最後勝利。又要看中國的外交能否善用，以積

極的外交努力，而造成有利的國際環境。還有一點，由此大捷克事件到大戰爆發，時間上尚有多少距離，沒有人可以確實知道，距離愈長，努力的機會，實現的可能愈大。距離愈短，努力的機會，實現的可能愈小。我們只能在這個距離裏邊，抱着堅定不移的願望。體認現實的趨勢，努力奮鬥。我們必須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爭取我們了勝利。既然知道二次大戰和中日戰爭連在一起，對於我國，是利少害多，則我們必須在這個小小的距離裏，把握着最後勝利的機會，決不讓日本所乘，以乘我。增加軍事持久，加緊外交的運用，在二次大戰之前，取得光榮的勝利，是為上策。不然，也至少在外

交的運用中，加深對日的牽制，在軍事的持久中，粉碎日本的實力，就算大戰爆發，也使她無力橫行，無機可乘，是為中策。反之，放着機會，不加緊努力，或者妄冀大戰爆發，希望可得出路，結果只增加我們國際處境之困難，予敵人以為所欲為之機會，那是策之下而又下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 目前的中日戰爭不易引起世界大戰，如果抱着等待大戰的念頭而希望找得出路，不但無視現實的趨勢，抑且是失敗主義的倚賴心理之表現。
(二) 二次大戰，必不可免，但目前尚可有相當時間的延宕。由此大捷克事件到第二次大戰，其間尚有若干距離。

(三) 二次大戰是殖民地再分割戰爭，中日戰爭是中國反侵略民族獨立戰爭。

(四) 在捷克，在歐洲列強，不利於把捷克事件和殖民地再分割的二次大戰連在一起，在我國，也不利於把中日戰爭和殖民地再分割的二次大戰連

在一起。所以二次大戰之延宕，於列強有必要，於捷克有必要，於中國也有必要。

(五) 我們必須抓住現實的趨勢，在這大戰或可延宕的間隙裏，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外交的運用，軍事的持久，要同時並進。第一要在二次大戰前能爭取得最後勝利，這一點做不到，則第二點，至少也要堅持持久的消耗戰，和善用有利的外交戰，使日本在實力上在環境上不能利用大戰來加緊對我侵略。如果不然，戰端一啓，我毫無準備，在大戰中，中國不但毫無獨立參預的資格。并且無中立的資格，只有讓日本趁火打劫，無道橫行而已。

這裏我們所得到的客觀的認識，比諸我們主觀的願望，誠然相去甚遠。但我們既有了這認識，我們只有抱定我們的願望，努力去做，別人或者可以拿黃金替代鮮血去延宕戰爭之爆發，我們則只有流盡鮮血去完成戰爭的任務。

有些陣線論者犯了三大錯誤，他們只知道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而不知道這種矛盾有決裂的時候，也有妥協的時候，所以祇在鼓吹戰爭。他們只知道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而不知道殖民地半殖民地反侵略的民族獨立戰爭，在歷史的意義上在鬥爭的本質上和殖民地再分割戰爭，根本不同，不容混為一談，所以只在替殖民地再分割戰爭搖旗吶喊。他們只知道保衛一國社會主義，而不知道把半殖民地殖民地反侵略的戰爭葬送在殖民地再分割的大戰中，是對民族獨立運動的一種無情打擊，而不是一種善意的援助。全世界民族獨立運動不完成，任何一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無從建設，更說不到保衛。他們的錯誤論斷，其出發點是建築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妄想的前提之上。他們說這是辯證的

唯物論，實則是極端的機械的唯心論，不但配不上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並且够不上說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他們固執辯證的唯物論者，却拿機械的唯心論來武斷一切。去年戰爭初起的時候，他們機械地要辯一個正，說蘇俄即將幫助外蒙出兵，而事實上却來一個反，於是急急忙忙替人家解釋不出兵的理由。前此捷克風暴一度緊張的時候，他們機械地變一個正，就大戰即起，中國得救，而事實上來一個反，於是翻臉臉來，大罵英法對德意妥協。張鼓峯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又機械地辯一個正，說日本要對第三國冒險，這回日俄戰爭一起，俄國要和中國共同對日了，而事實上又來一個反，於是轉灣抹角的拿出種種的遁辭來。今天說只要我們保衛大武漢，支得到十月，那時候，俄國利於守，日本不利於攻，俄國就可以用兵了。明天說，我們反對侵略，不能希望俄國反去侵略日本，其實他們對於「反對侵略」的意義，連一些常識也沒有。張鼓峯事件，在蘇俄有兩個作用，主要的是試探日本的意向。如果歐局緊張日本不會乘機使俄，附帶是相對地阻礙了日本進攻武漢，這雖然是附帶的作用，我們也應該深感的。在日本也有兩個作用，主要的是試探蘇俄的意向，如果日本進攻武漢擴大侵略，蘇俄會不會出而干涉，附帶的是替德國試探蘇俄，以便她對中歐有所動作。試探的結果，知道蘇俄還有所顧慮，於是依計行事，日本加緊對武漢之進攻，德國便向捷克下底的美教書了。

捷克問題，這且不表，單說武漢。武漢是必領保衛的，有了保衛武漢持久抗戰的決心則十月以前要保衛，十月以後也要保衛。日俄戰事保衛，日俄不戰也要保衛。持久戰的目的，一是堅守陣地，一是清

知識份子返鄉運動

何思源

四個月以前有某旅長自前方退下來，會向我說：「在此大抗戰中我很明瞭的感覺到，我們的知識不如敵人，這是我們初期抗戰失敗的大原因之一。」我問他在哪一方面見出我們的知識不如敵人，他說：「如某一次我們得到敵人三個完整的坦克車，我們的士兵中就沒有能駕駛的，一時又沒有炸藥破壞他，終於被敵人反攻過來奪了回去，這就是個例子。」不久的時間，又有一位軍長自前方回來，對我講同樣的話——知識不如敵人，他說：「我們科學知識不夠，不能造砲不能造飛機不能造坦克車，器械不如人，即是失敗之大原因。」這兩位將軍根據抗戰實際經驗所說的很對，不過見到的只是一方面，還沒有認識徹底。

又近來一般人皆是異口同聲的主張發動民衆，都看出在長期抗戰中軍隊的力量是有限的，廣大的民衆力量是無限的。所以自上自中，各戰區，下自各省各縣皆組織民衆動員機關，努力民衆動員業務。但是我舉出二個事實出來，請讀者諸公不要失望，有一個參加救亡宣傳團的朋友，赴長江中游某省某地作宣傳工作，他對當地民衆作了很久的抗敵講演，未了，聽衆中有人問他：「先生你是中國人呢，是日本人呢？」這一句話使熱心宣傳工作員如冷水澆背，慚愧的敗興而歸。又我自己路過某省某地在鄉下問我們的民衆：「現在我們國家有什麼大事？」他們回答：「沒有大事，」我說：「我們與日本打仗諸位知道不知道？」許多人搖頭回答：「沒有聽人說過。」這一句話也使我打了幾個冷戰。我

們大聲疾呼發動民衆，在這種低下的教育水準上試問如何能動員民衆，教育無基礎民衆動員等於零。

這次戰爭，敵人對於我們軍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分割以及經濟上的壓迫及榨取，都不是我們的致命傷，只要我們在文化上（廣義的）站得住，我們就能得到長期抗戰的勝利，換一句話說，這次中日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戰爭，不僅是經濟的戰爭，乃是以文化為基礎的全面戰爭，但是我所說的文化二字各級的教育事業也包括在內。中華民族只要能保持他的文化基礎，發展他的文化力量，是永久不會被征服的，不只能被征服，還能得到最後勝利。自開戰以後我們所有的失敗，無論在軍事上（如士兵官長知識之不如敵人）在政治上（如漢奸如維持會）在經濟上（如有錢的至今還未出錢，還不願出錢）皆是教育上的失敗。我們所有的勝利，都是我們可親可敬的士兵拿血肉拼換來的，所有的失敗，都是我們辦教育的人（我也在內）苟安逃避所造成的。如果我們教育界人，我們各級負責發展文化教育人民責任的人不自覺不加緊工作以求挽回，我們的罪過就太大了。

在第一期抗戰中各界都發現恐日病，軍官忙於送家眷，政府人員忙於向後遷移，教育界忙於「流亡」大家見面所談的話，不是彼此詢問何處安全可靠家屬，就是問如何籌措流亡費用。都是爭先恐後的向後逃難，就我所知道的，有夫婦二人因在濟南怕飛機，逃往青島，青島發生謠傳，又趕到上海，上海戰事吃緊，又轉回濟南因「流亡」費用完，

耗敵軍，即便陣地不不得改變，也要取得相當的代價。萬一不能守天，則定一個什麼時候，在電報以前便孤注一擲，過此以後，即可依他的行徑。早已兵自衛，不肯犧牲，這是過去軍閥的行徑。早已民族抗戰的火炬，這就失敗了。無恥心，也應爲民抗戰的巨流，沖洗淨盡。若說保衛武漢，所以保衛任何一個據點，即所以保衛整條抗戰陣地，不獨要保衛西北也要保衛，固不能以一隅一地爲唯一之目標，這又是應如何辨的。其次捷克事件，陣線論者他們又要辨一個正，說敵人要爆發，並且於我有利，這也是一個唯心的幻覺，前而己於新國了。如今事實上已來了半個反，歐洲局而已在忽忽弛弛定推移之中，其半個反，自然有事變的野

我們觀察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的趨勢，應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認識，不能隨時隨地便以對式的預言。江湖派的下卦卦中，則懸浮上的或然林以隨口而出的橫豎上一百卦中，則懸浮上的或然林，可以有五個說不中的也可以有五個說得中的，那五個說不中的，只好自認倒楣，不能怪卦先生如仙如佛，替他五個。拿戰事來說，橫豎戰事遲早必戰，下個說了總日和字上算得多少。至於利於開戰，求下的人大都愛聽好話，下個利了總日和字，了悅耳得多。陣線論雖然不必真的究心卦辭的妙論，却很學得了一派江湖派的下卦卦辭，我們覺人聽聽，悅人耳目，本來也可以請便說說，不非戰與不戰，利與不利，只是一個人的禍福。我們應在戰與不戰之間，指必然的和可能的轉變，利與不利的之間，分別時與上和空間上的程度，我們最要算的，戰我們應該怎樣，不戰我們應該怎樣。利之所在，我們應該怎樣把握，不利之處，我們應該怎樣去應付。有利也要說，不利也要說，有利的環境，固然要努力去適應這環境，不利的環境，尤共要努力去打破這環境。我們不能憑自己的定見，尤要他說是，說他否就否，我們只有抱著堅定不移的願望，做到深切切實的認識，努力的去打破一切環境的困難。

終未能出來，或現在他二人仍在原處。又有人縣眷逃往安徽，安徽吃緊，又跑到西安，臨海路危急，又轉赴漢口，現在聽說到四川去了。我說的這幾位都是知識份子，而且是類似這樣的事實很多，他們自身事業不做，自己應盡的責任不盡，數月以來忙於逃難，忙於「流亡」。

凡一個地方若是負各級文化事業責任的人逃避一空，日本人就不戰而勝的能達到他的侵略目的，根本滅亡我們。反之，若是各地方負各級文化責任的人都能在當地努力苦撐，公開的或秘密的保存教育基礎延續文化生命，就是日本人在據了也是等於不佔據，人民及人民的精神仍然是我們的。為長期抗戰之準備，我們負各級文化事業責任的人應竭力作「留鄉運動」，對於已逃避的同仁竭力作返「鄉運動」，在武漢及其他大都市的文墨先生或全國性作家自己應竭力作「赴難運動」，與我們在前方的士兵共分艱難共嘗甘苦。

各級成熟的知識份子之留鄉運動或返鄉運動，與我們大學中學各級之遷往安全地帶上課者不同。大學中學的學生是我們將來發展文化責任者，他們將來的責任比我們現在的責任還要艱巨。維持我們各地小學繼續我們大學中學的課業，就是保持我們將來的文化生命。在他們學業未成熟以前，不應使他們在前方流離不安受到敵人飛機之摧殘。我想這是諸位賢明的各級成熟知識份子所能見到的。

留鄉運動返鄉運動或赴難運動中之各級文化責任者應作的事業我不妨提出來請大家商討。

一、在武漢及重要都市之各位作家，不必在那裏作筆墨官司式的文章或吹毛求疵的爭辯，以影響抗戰的統一精神。他們應到各戰區去

他們找文章作，應在戰區領導並督催當地各級知識份子作戰時教育文化工作。

二、各中小學教職員教育行政人員社教人員及在鄉的知識份子，應當作的工作：

1. 在淪陷區域參加當地民衆武力擾亂敵人後方，同時保衛地方，以保鄉者保省，以保省者保國。

2. 即因身體小允許或特殊情形不能參加武裝工作，亦當隨時隨地對民衆作抗敵宣傳。培育民族意識，堅定抗戰必勝信念。

3. 就地聯絡知識份子及有血氣之青年作有系統之秘密組織，有計劃之抗戰活動，積極方面可作抗戰基礎，消極方面不受敵人統治。

4. 即作教育本身事業者，應督催當地小學負責人或地方自然領袖設法開學，維持小學生之課業。教育內容以抗戰為中心，特別注重兒童政治訓練及體格訓練。

5. 在敵人勢力所及地方或偽政權強制之下，無論教育形式如何變更，仍應設法開學；或借設夜校或私塾，但須秘密保存抗戰教育之內容。敵人勢力太大或偽政權統治嚴密之地，亦應生法使學生在家自修，教員担任巡迴教學，以個人教授保持民族抗戰教育。

6. 在淪陷區域，敵人多用麻醉教育手段摧毀我們的民族精神，如敵人佔據濟南後數月以來偽教育廳未能成立，却先成立了教育審查委員會改訂小學課本，這就是

敵人最毒辣的手段。所以在敵人佔領區域我們的課本應如愛牛困難時，各教員應轉抄寫或設法仿印，編製教材之責任大家不可忽視。

7. 在敵人後方各地方很多縣分沒有敵人，也沒有偽組織，但是近來往往有學校自動停課，或自動改用課本，這是望風自殺。有些接近敵區地方以為敵快到了，自己把課本先行焚燬，這是聞風自殺。這種「文化自殺」都是我們負文化責任者的恥辱，大家趕緊起來向文化救國道路上努力邁進洗掉這些恥辱。

8. 在敵人後方或敵區各教育行政人員，尤當忠於職務，不可擅離職守，縣城失了，我們到鄉去樹立政權，照舊辦公。東鄉不守，可到西鄉；北鄉不守可到南鄉。敵人若不能用兵力把全縣各鄉佔領，有一鄉無敵人，我們就在這一鄉樹立教育行政權，繼續推進我們的民族意識教育。

以上不過就我所見到的略舉數端作為在鄉的文化責任者的參考，環境是變化的，工作方式是活動的，諸位賢明而熱心的知識份子自能隨時隨地找出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固不必我多說。

啓事

- 一、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上册共十八期定價一元，十一月底前購買者一律八折
- 二、優待讀者十月底前定閱本刊者一律八折
- 三、合定本刊五份以上十月底前七折

中歐問題的經濟觀

龍大均

捷克事件最近嚴重化起來，大有戰機一觸即發之勢，這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其實捷克事件不過是中歐問題的一部分，英法對德妥協，強迫捷克割讓其蘇台登區，這不過是犧牲弱者以求強者苟安於一時，中歐問題並沒有解決。正像奧國被併，增加了德國的威權，捷克如被瓜分，更助長希特勒的野心，而歐洲和平仍隨時受着威脅。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口號之下，希特勒企圖把歐洲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集合起來，建立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這已經能夠開得天翻地覆，還有日耳曼民族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亦多仰給於鄰國，特別是東南歐，這更使德國的侵略行爲，得寸進尺，不遇着強大的打擊，決不中途停止。故中歐問題，簡單說，是德國的建立霸權問題，除了含有日耳曼民族的統一的因素，還帶着中歐經濟集團的構成的作用。

就德國併奧事件來看，七百萬的日耳曼人被希特勒帶走了，國社黨的「種族主義」雖告勝利，可是人口增多了，食物的供給便發生問題。德國自希特勒上台，極力發展農業，并限制食品的消费，可是迄今仍有百分之二〇的食物仰給於國外，併奧以後更增加倚賴外糧的程度，因爲奧國每年輸入的糧食約佔其所消費的百分之二〇至六〇。最近德國還向坎拿大購小麥，向暹羅購米，其食糧存儲，急不暇擇，可以概見。據巴黎晚報的柏林通訊，戰事如發生，德國的糧食儲備可以支持六個月，上次世界大戰，德國最後失敗，主要原因即由於糧食缺乏，目前德國如同險，其結果不難預料。

德國併奧後，工業原料亦不能自給。木料一項，德國每年輸入五百萬噸，而奧境所出不過一百七十萬噸。鐵的消費平常每年爲二千八百萬噸，德國去年僅出產七百萬噸，奧國出產亦僅約一百萬噸，還須輸入二千萬噸。在本年八月初，德國全境舉行搜鐵運動，凡公國的鐵籠，公共建築物的鐵門均一掃而空，鐵的缺乏，在平時既已如此，在戰時當更感困難。德國輸入的鐵，去年有五百萬噸來自法國，九百萬噸來自瑞典，其餘還有一部分來自坎拿大，要是大戰發生，海上交通斷絕，那末德國不久便要有「鐵荒」之患。

還有最重要的煤油，在一九三六年德國消費五百萬噸，戰時的消費量，據 A. Steinberger 的估計爲一千二百萬噸。R. Friedenbergr 的估計爲一千五百萬噸。在四年計劃（由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中，煤油的自給自足，佔主要的地位。去年德國化學製造的煤油約達一百五十萬噸，可見距計劃的完成還遠得很。奧國去年出產煤油，僅三萬三千噸，他的消費量却達三十五萬噸，即僅得十分之一取自境內。大部分丹從羅馬尼亞購入，故德國併奧以後，煤油供給更感缺乏。據一般的估計，德國倘沒有羅馬尼亞的接濟，此刻大戰發生，則煤油的儲量，僅能供應三個月消費而已。

要是相信那些統計，那末，希特勒此刻當不致於冒險發動戰爭，除非他已經料定英、法、蘇袖手旁觀可以讓德軍在最短的時間佔領蘇台登區，甚至於併吞整個捷克。我們不贊成英法這樣向暴力低頭的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因爲那犧牲弱者，

而且更「姑息養奸」增加後。今日成爲爭執焦點的蘇台登區本是工業發達的地帶，捷克繼承了昔日奧匈帝國工業生產力的百分之七五，即其產額有那地帶，把蘇台登區割讓給德國，在捷克是等於「去勢」，今後只好「以農立國」雖伏於工業國的膝下，在德國是等於猛虎添翼，勢將擇人而噬。若工業國再增加工業地帶，則境內經濟不平衡的程度將更前更來得厲害，爲補救這種不平衡，勢將更加緊其對農業國的侵略。換句話說，一個以日耳曼帝國爲中心的經濟集團，將加速地建立起來。

這樣的經濟集團將以中歐爲樞紐而沿着多瑙河向東南歐推進。在這個集團裏面，日耳曼帝國將取得他所需要的糧食，木材，鐵礦，煤油等原料以重工業生產的銷場，這樣，纔可以實現自給自足的戰時經濟，而獨霸於歐洲。

其實，這個東進政策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書內已早完了路線，在合併奧國以後，即在開始進行，由愛斯拉沙伯（Ax-Jacopelle）、薩爾斯堡（Salzburg）維也納布達佩斯以至斯坦波爾（Stambul）的橫貫歐洲的鐵路已經積極修築還有滿達萊因（Danubius）的橫貫歐洲的鐵路已經積極修築還有滿達萊因，曼恩及多瑙這三河的運河，亦在本年五月十八日由戈林下令於四年內開掘完成。這條運河將成立由北海至黑海的航線，通行一千五百噸的汽船，日夜運輸可達一千萬噸的重量。爲什麼這樣向東方增加交通的便利？因爲匈牙利的糧食，南斯拉夫的鐵礦，以至羅馬尼亞的煤油都是德國所垂涎的，必以取得那些資源，然後大日耳曼帝國的經濟基礎，才可建立起來。

在捷克問題解決之後，當着德國東進路線之衝的匈牙利，勢將淪為德國的附庸，匈國的當局近年已感到這種危險，國內有嚴肅的產業恐慌，佔着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約三百萬，因耕地不均和農產跌價生活無法解決，這些不安分子成為國社黨最好利用的工具。匈國當局一面壓迫境內的國社黨徒，一面加緊對意的聯絡，為的是要避免德國的吞併，可是在經濟上，他却不能不依存於德國，在一九三七年他出口貨的百分之四，進口貨的百分之四，以德國為對象，至於對意的貿易不過佔總額百分之一〇，對羅馬尼亞，不過佔百分之一九。在匈牙利出口的農產品中，有百分之四四的葡萄酒與包粟，百分之四七的蔬菜，百分之四九的家禽，百分之六〇的麵粉，百分之六九的生菓，百分之七四的馬匹，百分之七九的生豬，和百分之八三的雞蛋，全都賣給德奧。匈國既不能斷絕他出口貿易的大顧客，德國更不能脫離糧食供應的來源地。這樣相依為命，時機一來，希特拉不難把匈牙利變為德意志第三帝國境內糧食的倉庫。

南斯拉夫處境雖較匈牙利為佳，然自奧國滅亡以後，已有一百公里之邊境和德國大牙相接。本年五月希特拉和墨沙里尼相會於羅馬，事後相傳兩個獨裁巨頭已劃定歐洲的勢力範圍：德國將得捷克和匈牙利，而意大利則保留南斯拉夫。也許在政治的趨勢中有這樣分割的可能，然就經濟的立場來看，則南斯拉夫與德意志帝國的貿易關係遠大於意大利的。去年進口方面，德國貨物佔輸入總額百分之四二·七，而意國貨物不過佔百分之八·二。出口方面，德的購買量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三五·二，而意大利不過佔百分之九·四。南斯拉夫境內富於礦產

，特別是鋁，鎂，鉛，以至硫化鐵，皆為軍需工業的重要原料，希特拉為着建築他的日耳曼帝國，不會把那些重要資產地割愛出讓。

羅馬尼亞因為境內盛產煤油而成為日耳曼帝國侵略的對象。現代戰爭沒有煤油是不行的，空中的飛機，陸上的機械化部隊以至海中的戰艦和潛艇少了煤油便成了廢物，故上次世界大戰，法國內閣總理克利滿梭有「一滴油一滴血」的名言。德國雖已能用煤炭煉出煤油，然製成一噸油需四噸半的煤，其成本曾過天然油四倍以上，這是不經濟的，羅馬尼亞的油井距離德國不過二百五十英里德人取之並不費氣力，自然，用武力征服未必能達到目的，上次大戰，羅馬尼亞人毀壞油井，使德軍沒法措油，戰後經過兩年的整理，才能重新開採。故德國今後必得實行孫子所說：「不戰而勝」的策略，才能把油井弄到自己的手來。

總而言之，今日中歐問題，是日耳曼民族創立第三帝國的關鍵，在外交方面，已成立「德意軸心」，在經濟方面，亦將成立「柏林巴爾幹軸心」，而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在今日劍拔弩張的外交陣勢之下，英法對於中歐和東南歐的經濟地盤，不肯放棄，而且好像還要運用英鎊和佛郎去阻止「柏林巴爾幹軸心」的構成。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國閣內總理達拉第和外長賴索赴英協商兩國合作問題，已有對東歐作物質的援助計劃。八月上旬法國的銀行團代表已赴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對這兩國政府作投資的進行。英國在對土耳其作千六百萬鎊的信用放款之後，對於中歐東南歐各國亦有同樣的準

備，任錫曼爵士赴捷克作民族糾紛的調人，他的兩個隨員中却有一個是金融專家，匈牙利政府受着德國的威脅亦思取得英國物質上的援助，八月初曾遣派信用銀行的總理 Fabinyi 到倫敦進行借款。從前來過中國的那位羅斯爵士最近亦代表英國赴羅馬尼亞接洽投資的進行。英政府統制對外放款的主任之 O'Connell 氏亦將於九月底率領商業代表團到南斯拉夫去考察。法英對中歐南歐這樣的投資進行，引起柏林政府的嫉視。德國的經濟部長 Walter Funk 已定於九月下旬赴巴爾幹各國以至土耳其，作經濟合作的磋商，藉以對抗英法的企圖。因此，今日的中歐問題不僅展開橫樑樹閣的外交戰，而且還有靜在外交幕後的經濟鬥爭亦同樣是決定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動力。

目前英法關於捷克問題對德的讓步，也許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擴軍計劃尚未完成，不得不採取妥協的方式。作緩兵之計，以爭取時間。在這個假設之下則英法對中歐，東南歐的政治的放款將仍積極進行。否則只有讓希特拉完成其中歐經濟集團的好夢，英法在中歐的資本勢力將與捷克共和國同其命運。故就英法投資的方向來觀察不難推測出歐洲未來的局勢。

中日戰爭的回顧與前

N. Pfeffer 著

中日戰事已進行了一年。茲依次清算之。

戰事爆發後不久，我即為哈普氏雜誌撰文提出這一般問題：無論戰事如何收場，世界定要大變樣子。我又推論說：戰事將長期延續，而得不到具體解決或確切結果；西方諸國恐難免牽入漩渦；縱令中國即期勝利，這場戰事亦將成為比十九世紀時更可怕的一場國際間中國霸權衝突之先聲；又，這戰事將是近代日本沒落之開始。此類推測在當時誠斷得太人膽，現在，却由一年鬥爭經過來證實了。其中祇有一點至今未確定，蓋歐美尚未捲入漩渦。但我們仍不能斷定各國以後亦不會來干涉。反之，各國施行干涉實還有最大的可能。

第一，這確是一場長期戰，而目前則結束猶無望。這實是日本之失敗。其戰略，其希望，其幻想，都已失敗了。其對外關係，尤其是內部情勢，都需變能即刻勝利。戰事開始時，我正在中國，在最初數月間，我又在日本。除少數會到過中國且相當瞭解中國的人之外，日人幾一致相信中國即刻就會崩潰。這簡直成了一種信仰：一種建立在虛榮和愚蠢上的信仰；以為皇軍無敵，而不明白中國人如何感想。日本因不解中國，以前已付了莫大的代價。百年以後，日本歷史家要把這一點視為短命的日本帝國所以傾倒的原因罷。

中國並未如日人公然或私下的誇口那樣在三個月間即潰敗。這種誇口其實毫無理由。祇有日人才不知道數年侵略已使中國人民非奮起抵抗不可。日人不知中國已在武裝起來，準備抵禦，他們的虛榮又使他們不肯承認中國祇要有武器就能擋住日本。

他們以為中國一定會害怕；中國政府會從新考慮其抗日態度，華北將成為非正式的與日滿聯結的自治單位。於是，日本就與忽忽的來應付他們所謂中國「事件」了。

這其實並非「事件」，而是大規模戰爭，其生命財產之損失僅次於世界大戰。從地理上或戰術上講，日方固已得莫大勝利。他已佔有全部華北，及大部分華中。但其進展，却正是其失敗之尺度。他如果並未佔有如許土地，如果並非佔有如許土地不可，則他就可算是獲得了相當成功。其目的是想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消耗而把中國實力撲滅，想完全照日本之野心訂訂和約，想攫取華北五省。他們以為祇要佔領平津一帶，或至多把中國中央政府逐出南京，戰事就可結束。可是，在每一勝仗之後，他們卻發現還需進行更艱難的工作。他們誠然打勝，把華軍驅逐，佔領許多城市及省分，但終未能使中國停止抵抗。他們已獲得一切，但中國卻仍未服輸。中國不服輸，他們一切勝利都屬無用。不但無用，且或為一種負擔，他們需要許多人來駐防。來保衛交通線；進行戰事，則需要更多的人力及軍需。日本愈深入，其工作即愈困難，其情勢亦愈危險。現在，即日本軍部首領們亦不敢再自欺欺欺其民衆了。他們現已懂得了別人在開始就懂得的情形：欲征服中國一部分，必需征服中國全部。無論是意識到，他們總已背起了這個重負。必需到把中國有組織的武力消滅，把不但散佈在各鄉村，而且佔領了各鄉村的游擊隊完全肅清之時，戰事方能結束。除非承認失敗，他們決不能言和。即使他們願

講和都辦不到，講和，他們所費之人力與物力，白白犧牲了。消耗了這許多東西，日本竟可說是退步了十年。更嚴重的是，軍部對內部的力量是削弱了，國內的動亂也許會起來推翻軍部在日本的統治權，甚至引起革命。日本軍部已把大部分力量都放在中國。它幾乎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中國了。欲使中國願以主權讓與日本而講和，恐怕是辦不到的。中國實已成混戰狀態。即從日本自己之立場看，它的成功亦是可疑的。在中國，民族生存威脅已使各敵對派別團結在一起。中國人民本來是無甚民族意識，但日軍的暴行卻使他們覺醒了起來。

日本暴行既是造成中國戰事態度之一重要因素，我們也應該在這裏講一講。通常，暴行報告總是要打一個七五折的。但此次戰事，事實卻祇有超過一般報告。南京，杭州，保定等地的掠奪，簡直像最糟的亞洲原始時代一樣。一方面是轟炸不設防城市與鄉村，一方面又劫殺非戰鬥員，姦淫婦女，這一切都是完全證實了的，而且造成了中國積極抵抗的主因。

中國政府如果照日本所提條件而講和，以圖在國難中保存一部份東西，則這些條件也決不能付諸實行。政府若如此，縱令沒有另一政府來替代它，并繼續戰爭，大部份軍隊也會藉民衆的幫助各自抵抗。中國政府大概不致會如此講和，除非講和條件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大概中國一定會打下去，在某一點點儘可能的支持，然後又移到別一點去抵抗，使戰事儘可能的延長，使日本的消耗儘可能的增大。能使中國接受的條件，日本決不會滿意；日本能答應的條件，中國也不會接受；要日本完全勝利，事實上也辦不到。因此，在最近的將來，徵求戰

結束事，恐無甚希望。

從否定方面來看未來是更容易一點。將來要成爲怎麼個樣子，是頗難預度。但照目前情形，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要絕對勝我那實是不可能。時間把日本打敗了，如果日本不把敵人估價得太低，一開始時即以全部人物和軍備進攻則中國也許就不及整頓隊伍，立刻就撲滅。但如果日本不把中國估計得太低，則日本也不成其爲日本，而戰爭也可避免了。日本也不成其爲一個軍閥統制的半封建的毫不瞭解世界，夢想於自己能力所不及的稱霸全球的國家了。照日本那樣看敵人乃是當然之事。結果，它便陷於目前這窘態。既不能戰勝，亦不能中止，亦不能繼續戰事而不致於力竭。

日本危機已極明顯，且每星期在加大。祇有一件事能使它避免：那就是能使社會及經濟秩序延長下去的各種中央統制的辦法。我們至今還沒有充分的經驗，可以正確估計這種統制辦法的效力，因此，這種統制辦法究竟能克服危機到如何程度，實亦無從確定。統制辦法是在實行，那是無疑的。所謂全國總動員法，實不過是已在實行的種種事情之公開承認而已。現在，他們已經爲了戰事而把全國資源及經濟活動都由中央管理起來。廣義的說，幾乎國中全部物質生活，都在政府（實即軍部）的管轄，監視，及否決權之下。在這些情形，已無所謂意識形態上的信仰。這是非辦到不可的。不這麼辦，日本便等於自動宣佈破產而不得不受清算。

現在，政府統計數字已成毫無意義的東西。它們已成純粹數學中之抽象的記號。政府資產已成毫無價值的東西。政府是完全靠藉公債來孤注一擲，以圖戰勝中國，并在第二次戰爭之前能够復

原。但公債實是靠不住的。除平常用途外，日本已劃出了一百億日元作爲戰費，約合美金三十億元。

即在戰前，日本財政開支已不足百分之二十五，而需以公債補充。在戰事發生前一年，它已不能募足七億日元的公債，因爲資本市場沒有力量把它吸收。但現在，它却要募足五十萬萬的日元來應付戰事！這祇能取紙上交易的形式來完成。這些公債發給國家銀行，私人銀行被迫儲蓄的收入；同時，政府還想出辦法減低勞動者的工銀，以對政府強迫的「貯蓄」，雖然他們執行這辦法的話是很好聽的。日本不但把以前的積蓄全化光，而且把未來的收入都抵押了，如戰事能在抵押品未到期前結束，日本方能免於崩潰；但如果不能結束則日本必將崩潰。但目前，戰爭已成賭博狀態，日本已將它所有的東西都下了注。

日本將在原料問題上遭到一個嚴重的試驗。因爲日本在戰事中所用的原料，大部份要依靠外界。她當然曾經儲藏了一些應用品，但其確實情形却頗難預度。可是，對某種原料的限制已日益加緊，從這裏不難看出這些原料是行將消竭，愈近消竭，當然更加緊限制。日本將完全依靠對外貿易了。這原是日本經濟的弱點，它是太需要依靠對外貿易了。它的存亡，將視它的輸出品而定。更重要的是，國內一切造成困難之因素，對於國外貿易的影響是更大的，支持貨幣的金儲備在一年中已大減少。爲要支持這金儲備，一切除軍用品之外的輸入都受到嚴厲限制。照這樣，不但各地小企業受到打擊，即大輸出品工業亦遭到困難。又，連各報都公開承認的通貨膨脹，在戰事第一年中已使物價高漲了百分之二十，這對於國外貿易也是一個妨礙。同時，物

編後話

歐洲戰雲已過，和局的歐洲對於中國影響如何？陶先生正確的解答了我們的疑問。假使歐洲爆發世界大戰，這個人戰對中國有利有害呢？林先生的論文正解答這個問題。我們爲使讀者系統地了解問題，將林先生的洋洋萬言的大著全篇刊出。看了林先生的論文，再聽聽陣線論者的盲目宣傳，透切的了解一些陣線論者，跟入學舌則可，討論問題不足。他們總把列強看做兒子的玩具，兩邊的陣勢一變，便可以打個落花流水。L事實的教訓最慘酷，希望他們清醒吧。

林柏生先生是國內外知名的政論家，現在香港主持南華日報，致力國際宣傳，收效甚大。

何思源先生現任山東教育廳長，正在淪陷區發動民衆的工作，據論論文輯轉由戰區寄來，經過了四個月才到了編者手裏。何先生指出戰區內無人做組織民衆的工作，是個嚴重問題。同時我們接到戰區朋友來信，都說有些工作，找不到領導的人。大批知識份子與其向內逃而無事可做，還是往前進，與國家民族倒有利些。

N. Pottor的論文觀察入微，本刊十三期會載他過一篇「日本的雙重失敗」，希讀者參考。

價高漲又使已經十分困難的民衆生活更難維持。關於其對國外貿易的影響呢？本年一月至五月的輸出是減少二億一千四百萬日元，即比去年減少百分之十七。於是：日本購買軍用品的能力也減低。同時，其輸入品總貨却高於輸出約一億三百七十萬日元——這自然得由現金來抵補。日本輸出及金準備愈減少，則其崩潰之日也愈近了。

戰事愈進展，這衰落的比率愈將加速。戰事地帶愈廣大，所需軍用品愈多，則壓力亦將愈大。如果在下一年中戰事仍不能結束，則日本的現金及對外貿易都將不敷購買軍用品，至於特種出口品而存在的國內工業，則更不待言。欲不認失敗，或免於崩潰，唯一的辦法是借外債，這雖然并非絕無可能，但希望亦並不大。這就是戰事的焦點了。

日本在征服地得不到什麼東西，如果戰事繼續，它在將來也不會得到什麼東西，這是已可斷言的事。人人都知道，日本僅能佔有商港，省會，及鐵路線，雖佔領軍教英里處，就有民軍和游擊隊。除非這些地方都平靖下來，那裡的資源是無從取用的。而平靖地方的工作却至今猶未開始。照現在這情形，日本欲征服整個鄉村，實是用盡全部軍力都還不夠的。在一年內無論情形變到怎樣，日本在中國軍力決不能減到二十五萬以下。軍隊既不能減少，則浩大的開支自將造成整個的破產。

我以前曾在哈普氏雜誌上說過，遠東戰事並不在一個真空裏打的。現在又可以說，最後決定也許會由遠東之外的關係來形成。過去一年之經過，

審查證雜字第十五

已使這一點變得更有可能了。如果戰事延續下去，日本不能征服中國，中國亦不能把日軍驅出國境，而兩方面都打得氣盡力竭（這恐怕是非常可能的）則戰局的結束恐將由世界其餘各國來決定，這句話自然也該附加上一個條件：必需世界其餘各國能取得同意，那纔能有辦法。這就是說，遠東戰事將成爲世界糾紛中的一部分，其解決前提，又需以世界大戰是否發生，如發生則其結局如何而定。

對遠東的問題分野已開始形成。我現在所說，並不是指三國防共協定，因爲這是一個極鬆弛，極富於流動性的結合。如果外交關係需要把這團結取消，這三個國家都不會遵守契約到二十四小時的。德日結合反對蘇聯，意國之加入，則係表示它在歐洲事件願與德國合作。直到最近，雖有德日協定，德國却不儘以精神，同時還以物質幫助日本之敵人。從德國之國際地位來看，是需日本實力不消損，但爲要通商，中國之好感亦殊堪重視。最後，德國似已改變政策，至少不再幫助中國來使日本消滅了。蘇聯，以前對中國之幫助並沒有一般信仰上的偏見者流所想像的那麼大，現在對中國之供給則在加多。截止現在為止，所有供給品還是實錢並非贈送的；但必要時，贈送也可以辦到。因蘇聯必需使日本儘可能的枯竭。這一點，實有造成一個更大，更可怕的西班牙之危險。

至於各民主國之態度，也與西班牙極爲類似。英，美，法諸國對遠東問題似乎一種超然態度，雖然它們的利害關係是極明顯的。日本勝利對它們實極不利；在政治上，日本將有更大力量，法西斯團結也將更形加強，在經濟上，它們要失掉中國市場。同時它們也並不願中國能獲得太確切的勝利，因

爲這樣它們就會失去在中國之特權。在這一點上，英國比較不同，英國因在中國有莫大勢力，所以必需使日本失敗，而也不能讓中國完全勝利。美國亦要日本失敗，但並不害怕中國勝利。如果中國真成爲西班牙，則三大民主國也將陷於與對西班牙同樣的兩難之境。

現在，我們可以說，即使離開了道德的立場，全世界究竟最能看到中國勝利。或至少看到戰事陷於僵局，要日本完全衰場，而中國政府則依然無恙，而實力亦未打散，祇有這樣，那才能避免遠東未來的糾紛。但如果這樣，日本無要發生動亂，或甚至革命，但在日本之外，却要比較平靜了。中國如有力保障其自身之利益，則一九一四年以前那種國際亂象，即可避免。但如戰事陷於僵局，中日兩國同時破爛，則雖沒有日本勝利那危險却還會引起外國的侵略。

欲使遠東達到平衡安定之境，實是無甚希望的。可能的前途是一場長期不決的戰事。除非法西斯國來幫助日本，別國則取旁觀態度，日本是不會勝利的。它也許在表面上會勝利，但這種勝利是假的。且會使日本流血至死。戰之最後結局，縱使并非由西方諸國來直接決定，但至少受國際事件之調決的影響。遠東問題也許可以催促國際問題使早一點解決，但它本身總是要由國際問題來決的。現在，有一點可以斷定：遠東問題的前途，不但要在長江兩岸之戰場上來解決，同時還要在倫敦巴黎，柏林，羅馬，莫斯科，華盛頓地方來解決。

譯自哈普氏雜誌九月號